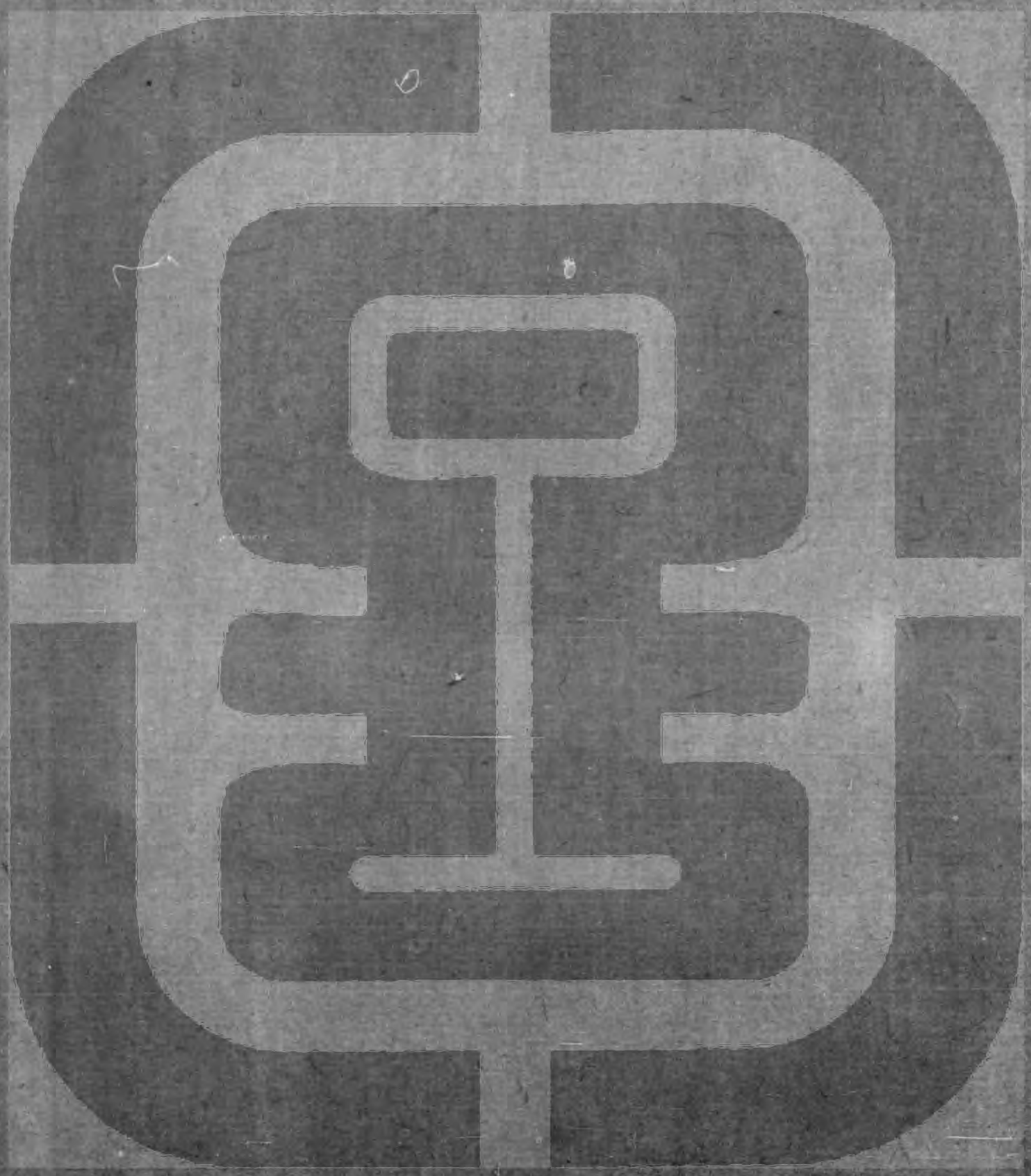

魏書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虎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録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

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羡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灋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俟還徵拜中書

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
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
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徵寧遠將軍
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邊之稱解任還家久
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
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
孝昌中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
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
軍屬洛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
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內應遂
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攜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
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豳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少任俠
好劒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
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
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
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
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
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
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
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
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
城王勰同鎮壽春勑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
閤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
爲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
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
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
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
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

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
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
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
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
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
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
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
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
吳會撰封禪之禮龍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
之依號協定鼎祚高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
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
識昧言不及美我屬聖明廣訪敢獻鄙言伏願陛
下留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
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
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
薄而王畿民庶勞敝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
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
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

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
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
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
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
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賦賾
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
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色固官既無
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老

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
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
兮仍矯迹於良鄉棄侯衛之楨弼兮乃殖根於
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
之頹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
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
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
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
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

命之有期兮慨斡流之不息傷艱躓之相承兮
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
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胥靡於傅巖既應蘇而
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
黜於康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
鸞孤而爭國兮有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
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衰亡兮袁戮田而
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死門
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啓
洪業於宣元釋皇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
緜疑枉於怨獄兮愍平干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
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
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
敝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
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勳立而禍
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
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
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曰

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踈兮
已放麑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
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為時之所欽或負鼎而
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
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
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
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
可非石育子而啓夏兮鳥遺卵而孕殷鳥藉水
[illegible]兮虎乳孩以字文發月舟而負躍兮季

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
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
明兮豈前脩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遥兮方有闕
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
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
靈投策而詬龜圍據胎而為巨兮友發又而自
相風吹鵶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彼贏縮之
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己或勤憂以減齡兮亦安
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而亨子識

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商姒始樓桑而發輝
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閶門而結慶兮鬱蟠蜿於
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脊之鮌殛死
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疏
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覃五都之所在
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之迥改以患蹇爲
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宴兮哂宰嚭
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
爲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徒
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
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
尚兮歎伊周之感危望王佐而先鋒兮光安車
而弗顧求封賞於可心兮夢召袞於遠慮或忌
賢而獨立或篡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
求清而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方
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敝
筵兮始拂龜而整筮薰靈鑒之佑余兮願告余
以忠忠益龜發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

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
追考槃於巖壑登名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
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斂而晨裝攝許公於
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巉崒兮眺恒
碣之磎磄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之尚羊乘
玄虬之弈弈兮鳴玉鑾之瑲瑲浮滄波而濯足
兮入三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二苗於
三危登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嬀追祝融
於荆丰兮問洛宓於馮夷凌回飈而上驤兮穹

深谷而下馳沿扶水而遠矚兮見靈淵之威微
乘閬風之峻岅兮覿王母於崦嵫昇瑶臺而奏
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
以傳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藹採鍾
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珮攜羽民而遠遊兮
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霞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
質登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
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
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滇瀠兮躡不周之崄巇屑

瓊蘂以爲粮兮斟玉漿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
兮攬白蜺以爲裳聲景雲而上征兮撫閶闔而
啓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
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
舊京而依依擥招搖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遊
建雲旗之委委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歛
轡兮命風伯以挾輔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
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
人以首陽兮亦問道於鵠鳩觀三韓之累累兮

見冉服之悠悠瞻雒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秋
啾心怊怊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
堆堆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
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揔揔兮尚何足以遊盤彼
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
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
當餐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脩莖咀玉髓
而充渴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
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

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
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
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
於短銜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
茅宇而返麦耒耕東皐之沃壤兮鉤北湖之深潭
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
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
於胷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遵民之遠心播仁
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微音進不求於聞達兮
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
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
備資靈運以託己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
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
寂以無爲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
曰禀元承命人最靈兮夭壽否泰本天成兮體
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
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違
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

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
勞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
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
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
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
何工矣司閑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喈自相同
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
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
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

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
矣泛泛遊息弗制弗拘行識之徒或智或愚維
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輿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
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詒諛兮人
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
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
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
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
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寔繁有詭其行有佞其

音遽蔭戚施邪媚是欽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未如之何習習宰語營營無極逕不立寡智二鮒淺識伊戾息矣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賢勇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即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才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破石勒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住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

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
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
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
政朝野震慄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
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
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
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檮
杌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
傳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
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
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勳
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
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
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
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
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
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

從儉約臨終又勑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黄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
早爲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
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
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
高祖所知嘗從征代及世宗即位以時從之勤
轉輔國將軍住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
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
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
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
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内太守不拜尋除鴻
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
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
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貲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
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
不往時人稱嘆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

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

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
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
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
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
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
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
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隂九六之數九室
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
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
以天地隂陽氣數爲法而獨象九州何也若
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
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要考工記雖是
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
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
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
若獨絶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
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搭殼周成法襲近代
安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之朝學之議乎幹靈雲之說襲逸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常卿兼度支郎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又所寵論者譏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即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

韶之亡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
韶操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
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
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
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
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
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
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元渤海蓨人也祖世祖中廬令與高
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
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
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
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福樂陵中
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
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
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
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
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
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
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寶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
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
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市
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
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
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在三郡吏民安
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
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
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
郎賜爵藉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群書初襲爵爲
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

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
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
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
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
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
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
太守入爲吏部郎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坐貪汙賜死

踏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
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
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
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
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
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
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
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
尉開府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
督府長史融敗殁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
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
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
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
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
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
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
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
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
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
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
氣浮軒冒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
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

鈗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
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
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
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
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
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
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寧寢食臣雖位微
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然即義率多果決
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於情上所輕求下
所重點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
甲密弩彊弓調矢勁箭士既設辯古先陳曉以
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
悖逆之豎豈豈異屬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
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
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爲南冀州仍
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
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唐城以招

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
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
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
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侍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
本郡中正出爲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
[illegible]

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錄事
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脩立爲郡功曹早卒儀
同李神儁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
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
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
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
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

牘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
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
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
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
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
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
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
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
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

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
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
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
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東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
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
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

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太中濟州刺史張瓊
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
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
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
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
孫祖謨父慶並有學行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
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
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
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
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
之遇患歸鄉求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
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
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
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
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

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勑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
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
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
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硤石
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
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
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
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過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
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粮
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
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
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
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
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
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
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
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
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
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
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
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
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
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
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録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
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粮乃踰
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
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
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
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
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

關西歸款之户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
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
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
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及
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
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
旭拔奉從宦咸有名器各有由來
列傳終魏書
終七十二

魏書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奚康生　崔延伯　楊大眼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爲部落大
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爲鎮北大將軍
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
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
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
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兜爲

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
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
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勑曰能破中渚賊
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
其就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
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
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
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
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
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各斷
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
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
俱敗康生軍獨全還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
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
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
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
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關字招誘邊民康
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

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窓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褊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勑蕭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厩馬兩匹馳赴壽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有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疋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

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俯
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
今之長箇觀者以爲希世絶倫弓即表送置之
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
生遭母憂詔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
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
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
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
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爲別將

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
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驊騮御胡
馬一匹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
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輙用官炭瓦爲御史所
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
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
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勑曰
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州
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

爲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
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
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
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
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
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
與元乂同詛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
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

元乂妹夫也又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
俱宿禁內時或迭出乂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
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
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
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
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
足瞋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
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
已朝訖嬪御在南何樂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

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君羣臣莫敢應
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
万歲於後近侍皆唱万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
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
後元思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
將出處分遂爲又所執鏁於門下至曉又不出
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
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
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怨死從流難哭拜辭又康

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
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
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三寸
又意旨過至苦痛賞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
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又爲將及臨州尹多
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
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
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

佛面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征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

內附大眼與矣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荆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賓佐言笑自得時稱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率衆數十萬來救[illegible]

[illegible]蠻酋又規立死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万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邵虬樊魚管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衍又遣其勇張惠紹揔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

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大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侵壽春詔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荊山復其封邑後興蕭衍黃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斷金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以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荊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

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
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
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
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荆州刺史常縛蒿爲人
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
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虎害人
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
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
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次無在州二年而卒大

眼雖不學但聞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今
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久識字也有三子長
甑生次須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或有父
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是爲中
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
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
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
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
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

車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甑生等驍勇不敢嘗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多以勇壯聞仕蕭曄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天和中入國高祖深賞加之常爲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戎馬戰功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蠻左爲寇毒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怗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愉據峽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爰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剖鋭其輻兩兩接對採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

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
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
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
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
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
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爲
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謟求陸二道一時俱下往
無不尅延伯臣今輒筭大眼既對聖顏荅旨
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
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事
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
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勑如請一年除安北
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爲金紫
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
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
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
增邑二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
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

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責之曰君荷國寵靈揔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仍云今當卽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次水東尋原西北以不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兵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亞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爲後拒大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

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戍守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兔生數將等皆以元忠前行之始同時發薩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乞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鏁柱教習彊弩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自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遂延大開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盛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亦卒乏力疲怠賊乃乘間悉入排城

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万寶夤斂軍退
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
進去賊彭阬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
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
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
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卒死者万餘人延
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
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冦未平而延伯死朝
野歎惜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謚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
隷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
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爲益州足聞
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
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
仁弟龍壤以勇壯爲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爲梁州刺史
歿於關西龍壤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弟
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兖州刺

史樊魯益州刺史邢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
祖嚴思達呂叵崔龔柴慶宗宗正珍孫盧
祖遷高智方俱爲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
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
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
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康生等
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
士之功名也

列傳第六十一

魏書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二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率契弩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畿內美近京師豈以沃壤更

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
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
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
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
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
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
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
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
百匹以爲常年九十一賜帛五百匹布二百
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
翼戴之勳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
太和中繼爲酋長家世富家擅財貨豐贏曾行馬
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
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
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
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
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
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

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毋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黃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皃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胡民乞扶莫干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二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崙

嶮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勑勤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勑勤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爲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餘爵賞如第二字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甘蕤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脩禮之反也榮表東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將北討以榮不爲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

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寧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息圖使還奉勑云念生鳥來勁寶爲受擒醜奴明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謐關隴載寧尹費穆虎旅大前妖孽雖已稽顙又聚北海王顥率衆二万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万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引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輙盡力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

高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万方奉諱號踴五內摧剥御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愈至於二十六日奄忽崩殂遐邇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怪愕四海不爲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黃醜奴勢

逼亟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吳卒密邇在
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旦聞此誰
不關闗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
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
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
四海欲使海内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
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録臣至款聽臣
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
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
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
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
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
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道從子天光親信
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
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
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
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
師次河内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

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万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日榮奉帝爲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万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外者十三百餘人皆王弟皇兄並亦見害靈太后少主其日榮遂有太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文進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既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爾運已移天命有在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

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榮曰彼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送相驚恐

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

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茲酷濫尋繹往事實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襄王始革其失追襃有典焉榮啓帝遣使循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關榮又奏請畿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

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大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勲踰伊霍功格二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録尚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

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既久
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
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
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
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
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刃不如棒密勒軍
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
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勝逐也乃分命壯

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
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
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
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
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万衆一朝散盡
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
其宜擢其宗師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
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坊格天
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

以有華贊宅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羣周殊世之班載集況導源積石龍襲構崿山門躡英猷弼成濟業抗高天之崔莊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勳高九伯哉太原王榮代荷蒼寵世載忠烈入匡顛逕世勳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遠燕恒既泰趙魏還蘇比績況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猶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万戶通前二万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一色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蓋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帝永化穆三世玉曆璿石月惟休金寶新共乾

地俱來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宮
失叙朝野撫膺月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
瓦解逆賊杜周虔劉燕代妖寇高榮假鑒魏
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
朝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寥匪安之
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發來道鏡域
中德光區外神照藏往思賓來義聲先勳忠
誼蹔襲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能羆競逐
虎豹爭先軒者南溟搏風北極氣震林原勢
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亦多於長平積
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
聾息中興之業定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
雖復伊霍宣王翼之功桓文崇賛之道何足以髣
髴鴻蹤比勲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
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
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
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
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

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
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爲魏
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
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
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
虛徑進旣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
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榮
聞之即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
分輿駕於是南轅榮爲前驅回日之間兵馬大
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旣平邢杲亦渡河
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龍固
守不降榮攻而剋之斬珍孫元龍以徇帝幸河
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
明緣河據守榮旣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議欲還
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
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
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
都督尒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手顥子

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
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
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
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
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
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煙抱含日月揔奇
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爲資昔處亂朝韜光戢翼
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晚想日角以
歎自忠勇不自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

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頹綱俾朕寡昧獲承鴻
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
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凶頑構成巨釁阻
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徙御北徂劬勞鞍甲王聞
難屋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勳巨
績書契所未紀飲至策勳事絕於比況非常
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
古無聞今負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
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字可增封十萬通前二

十萬旅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
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
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寅擁衆遍涇
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
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揔衆入關討之天光
既至雍州以衆少不敵逡巡未集榮大怒遣其
騎兵參軍劉貫馳驛詣軍加天光校四訓天光等
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寅並檻車送闕
天光又擒王慶雲[illegible]道樂關西悉平於[illegible]
下大難使以盡矣榮性果猛不含寒暑至於
列圍而進必須旌旆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
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
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
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
是人臣常節昔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
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
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

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
嵩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
荆悉擁生蠻北塡六鎭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
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万戶侯如
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
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
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
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遥制朝廷廣布親戚列
爲左右伺察動靜小大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
皆詣榮承候得其意旨不遠千里關補完
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奏州
吏擬人榮聞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
使人京雖復微喪朝晉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關
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北人
爲何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
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
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
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

天下自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
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
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
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懼榮
害之復相間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
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慮其日變
莊帝又畏惡之榮不從弟世隆與榮書[illegible]不
來榮妻尒朱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乃
[illegible]榮[illegible]公主入[illegible]
[illegible]欲[illegible]吾人以天穆在其[illegible]

爲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
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
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
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
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
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
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
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
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

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
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
左右兼録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
夏誠貫幽明天不憖遺奄從物化追終襃績列
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範可贈假黃鉞相國
録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
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都督中
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
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
梁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靈辰悼兼深前已襃贈
用彰厥美然禮數弗寧文物有闕遠近之望
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爲晉王
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劒三百人轀輬車
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詔曰武泰之
末乾樞中圮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
所縱世秉忠誠一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顏綱
於斯復振雖勳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
於茲尚闕非所以酬懋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

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

初以榮翼戴之勲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

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弟文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

初襲梁郡公又進爵爲王尋卒贈侍中車騎

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文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

爲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

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以榮破葛賊之勲進爵爲王增邑千戶超授散

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

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

任曹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

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華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疏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矣遽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伶紂刺侯以求先元略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頹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其命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此諸

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傳第五十三　魏書七十五

魏書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尒朱兆　尒朱彥伯

尒朱度律　尒朱天光

尒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蹻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嘗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不

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
尉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
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
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
禄大夫都督頴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從
後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
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
襲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
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
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
戶及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暉
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
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
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
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
已曰尒朱家欲渡河用尒作壩波津令爲之縮
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

處以草往往表插而遣守道焉忽失其所在兆
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
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
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繫幽
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
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
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
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
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一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

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
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患爰定蜀之日
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
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
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剋獲
騰問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
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藺草株往往
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
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

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
上吾今不同倩忌成矣勢不可反事奈朱今也
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
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
兆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
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駰詣
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爲隨兆軍府
爲別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出於路
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
中路王時率騎由小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
兆書陳其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
帝遂暴崩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
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
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
驍果本無榮略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
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
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
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

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録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万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疑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

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
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
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
示早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
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
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
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
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
於戰鬬每有征伐當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
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
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
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
於梁郡尚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介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眞高祖時并安二州
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
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
尉爲榮府長史元曄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

默龍華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既立介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尉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醼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介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前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馬場大都督封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介朱廢帝令舍人

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
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
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
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
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介朱榮兵威
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
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姦詐造榮啓表請人
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即

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正光
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後加散
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定州
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
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
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
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
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貧
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

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兖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駱驛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尒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illegible]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兖州刺史又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殺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

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榮榮因欲留之世隆回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嫌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逃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

之略顥既剋榮陽擒行臺陽回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爲猥滯所稱又請解士寸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介朱榮也或有牓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一介入榮自恃威彊不以爲意遂手毀密書番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敗門外朝野震懼憑怒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慶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戶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

自以爲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劒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尒朱度律意在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又畏尒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尚書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貲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襄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

彊兵割剥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
温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
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後帝特置
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
父賈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事都督定相
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
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彊不以爲慮
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
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場叔淵單騎

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還
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
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爲其備叔淵信
而內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
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
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
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欻然有聲一
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
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

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

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閤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籥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

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爲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欒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詔世承守轘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爲元顥所擒臠殺之莊帝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則廢帝初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召募士馬以趣四漕關弼揔東陽之衆亦赴亂城羣揚聲北渡以爲掎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遼州

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爲約弼
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
契闊須更約盟宜可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乃
從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
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尒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爲統軍從榮
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
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
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平又除衛將軍左光
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
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
王與尒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
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
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
聞之與尒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
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爲百姓患毒其母山
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責
之曰汝既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

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揔
隷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
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
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灃波津爲人擒執椿囚之
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尒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
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
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
揔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留師以天光攝行

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
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
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
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
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
軍都督隷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
會榮於河内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
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

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大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

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坊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夤而降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

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二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牽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給以之而莊帝頻勑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遂兼天光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來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燼釁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異得小緩

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旨天光因謂曰相
知須水今爲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
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
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
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
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
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
遇槍而止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
至明盡收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万

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隴瓜涼鄯莒咸
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
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
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
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
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徃皆剋定初賊帥夏州人
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
謀爲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
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

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
隴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州北破叛巳疑詔遣
侍中朱瑞詣天光尉諭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
奔別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
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密有
異圖願思勝筭以防微意旣而莊帝進天光爵
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尒朱兆巳
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復還雍
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與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

與定策立前廢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
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
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乃俟受洛
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
兵信都內懷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備
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尒
朱兆仲遠等旣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
不從後令斛斯椿等西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
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

仲遠等敗於韓陵觧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
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獲
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
三十七尒朱專恣分列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
定關西之功差不醜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史臣曰尒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
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主君廢主易於
弈棊慶賞威刑咸出於己若使布德行義憂公
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
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惟財
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
令勍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
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
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
而不和難以濟矣

列傳第六十三

魏書七十五